

泰西名小兒說集

美以美會全國書報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7
1
7

卷頭言

這本小說集中所搜集的幾篇小說，是從世界三大國文學作品中選出來的：忠誠的約翰、牧童與王和三種職業，是德國的；金河王是英國的；第四博士是美國的。我們雖不敢說這幾篇小說就足以代表了三國文學的作品，但我們却知道這都是泰西各國青年人所最愛讀的小說，故其價值也是最普遍的。

並且，我們覺得這幾篇中其情節和所含的意義，不但沒有什麼戕害讀思想的危險，並且是合於現代思想潮流的趨勢——合於基督教的教義。故其中所發揚的『忠』和『愛』的精神，在宗教和人羣上的貢獻也是很大的。我們更希望讀者能夠在字裏行間看出那些作者們對於平民痛苦的同情，他們的文學非供給一階級——貴族階級——的娛樂，而願在人心深處發出幽微慘痛的呼聲，願擎燦爛的明燈，去照亮人生的黑暗！因為我們相信這

幾篇短小的作品，不是限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有
逐譯的必要，有行世的價值，故我們特從許多厚而大的文集中的許多長篇
裏摘了出來，鄭重的介紹給讀者。

不過，他們原文的美麗，真不是我們的能力所可完全傳達的，在譯文中
有什麼缺欠和不妥，還望讀者賜以批評和指教！

一九二四年復活節後一日，——譯者。

泰西名人小說集

謝頌羔
米星如合譯

忠誠的約翰 (Faithful John)

原文 (Grimm's Fairy Tales)

王的病已經是沒有救藥了，王自己也很覺得不久就要撇棄人世，到那飄渺玄虛的所在去，所以他就告訴左右服事的臣僕說：『可以喚忠誠的約翰到我這裏來！』

約翰是王所最信賴的一個臣僕，現在是恭謹而憂愁的站在王的床前，王就向他說：『約翰，我的可以信靠的老友，……』王說話是那樣的衰頹，聲音低小得使約翰極力凝神的聽着。『……我覺得我的病已經不能希望痊愈了，我實在知道不久就要離開這世界而去，……我現在，別的事倒沒有什麼掛念，只是我那少年的王子，他尚不能夠獨立的去爲人，……』王的淚已經落下，王的聲音更淒涼而微顫着。『……我的老友，倘使，你能夠現在答應我，

你肯盡力的扶助他，使他做一個完美的人，使他能夠做父親的第二，那麼，我死了也就能瞑目了！……」約翰是極愛王的，現在聽了這樣悲傷而仁慈的使命，他的淚也禁不住的流下，他忠誠的心現在已經達到極熱的程度，誠誠懇懇的回答說：『王啊，你所說的我都應許，我對於王子定能一刻也不離開他，我必盡我的能力去保護他，即便遇見什麼大的危險，失去了我的生命，我也十分願意。』

『好極了』，王的面上現出滿意的笑容了，『你既然這樣允許了我，我實在是放心得下，可以瞑目了。……』王休息了片刻，就鄭重的竭力向約翰說：『當我死後，你可以領着王子到宮裏去，遍看各屋裏美好的寶藏，但是那最後的一間屋裏，——就是那藏着金公主的屋裏，你決不能讓他進去。若是讓他進去了，他見了那金的公主，定會發生出愛情，這愛情是熱烈的，從其中却又可以產出極大的痛苦和危險。——約翰，我的老友，這是你的一件重要責任，你定

須牢牢緊記的！約翰向王領受了這個責任，和王握手，向王說：『我謹遵王命。』從此王就一瞑不視了。

王的葬禮既然舉行過了，王子就襲了父職，由衆人民和臣僕擁立他做了新王。約翰向新王陳述着老王臨死託囑的遺命，然後再誠懇的說道：『當老王睡在床上時吩咐我的話，我時時謹慎的記着，我也曾答應過他：我怎樣服事他，現在也要怎樣服事你。我情願竭盡我的能力爲你服務，就是有什麼大危害臨到我的身上，我也甘心的。』

約翰帶領着新王去遍看宮中各樣的府庫和寶藏，只賸下那最後的一間屋宇未曾進去。那屋中原是藏着一尊用金子雕成極美麗的一個公主肖像。那像是由於名匠的手所雕成的，顏色和姿態極其婀娜縹緲，栩栩欲活，無論被誰見了，也要魂迷的。他們走到那所屋前，那門是沉沉的鎖着，約翰也不去取鑰開闢牠，王就問約翰道：『爲什麼不開這門讓我進去看看呢？』約翰頓

時顯出堅決的態度，向王說：『那是萬不能進去的，那屋裏是關着一個極其怕人的東西，你是決不要進去！』王聽了，覺得很不高興，就對約翰說：『所有的宮殿你都領着我去看過了，現在這裏我也是必定要進去的！』說罷就上前用手推門。約翰立刻止住他，哀哀的向他說道：『王啊，這是決計使不得的，我已經允許過老王，一定不讓你進去，你若是一定要進去看看，那麼，我和你的災禍就不遠了！』王的心不能因此少變，堅決的說：『不，決不，你若不讓我進去，我的心就不會再安甯了，我也得不着一時的休息了！並且，你聽着，若是不把那門開了，我就站在這裏，不願意再回去了！』這真使約翰沒法，雖是十分的害怕，但又不能不去開門。那門開了以後，約翰很快的先走進去，用自己的身體遮蔽着那尊金像，但是已經來不及了，王在他的面前，立起自己的腳尖，昂起頸項，眼光灼灼的從約翰的肩上看過去。王看見那金像戴着極美麗的冠冕，面上發出含情的微笑，頓時覺得心旌搖搖，不能自立，就暈倒在地。

約翰慌忙將他抱起，跑到自己的屋裏去，深深的嘆着氣說：『唉，災禍已經起首了！』

約翰倒了一杯酒，慢慢的給王飲了，王就漸漸的蘇醒過來。

『那位美人是誰呀？』這是王剛醒轉來的第一句話。

『那是金屋公主。』約翰憂愁的答。

『啊，我是怎樣的愛着啊，縱使樹林裏的每一個葉兒都變成靈活的舌頭，也難表明我這熱烈的愛情的萬一呀！』王竟如沉醉了一般，只昏迷的張眼看着約翰，緊張着神經哀哀的說：『唉，唉，我的生命不能活着，只在伊的肯不肯允許我了！……約翰，你是我所信賴的，你肯援助我麼？』

王既看見了公主的金像，就決意要去尋訪那公主的本人，倘若不能見本人，大有不能繼續生活下去的樣式。約翰已經處在無可奈何的地位了，就爲他計畫道：『王啊，你看那像是金子鑄成的，在伊的四週那桌椅杯盃……各

物，都是精金製成的，想必伊是喜歡金製的物品了。……我想我們宮中現在藏有各等的金子，我們現在可以召集國中的名匠，要把這各種金子製成精美的人物鳥獸各項裝飾品，然後我們方才可以去尋訪伊啊。」王聽了約翰的計畫，十分歡喜，立刻命令全國中名匠入宮，起首製造各種金子的物品。過了不久的時間，宮中的金子盡都變成美麗的模型了。於是他們用一隻美麗的船裝了，王和約翰都改裝做商人的模樣，張帆而去。

他們在水程中進行不息，不久他們就到了那金屋公主的地方。約翰獨自帶了些小件金子的物品，臨行的時候，向王說：「我現在是去見那公主去了，當我回來的時候，或者能夠和伊一同到這裏見你，請你立刻把這船上佈置得整齊，務必要十分華麗才好。」王聽了，就立刻照樣的做了。

約翰到了公主的花園裏，看見園中有一個極美貌的女郎，在清水池旁用一隻金壺吸水。水中的影子，從對面看去，真是美不可言。那女郎偶然把頭抬

起來，就看見了約翰，陡然現出極驚詫的態度，問約翰說：『你是誰啊？』約翰很恭敬的走到伊的面前，施了一禮，然後說道：『我是一個客商，從遠道來的。』隨即取出身邊帶來的金物，捧給伊看。伊看了，現出讚賞的神情，不禁說道：『呀！你有這樣美麗的貨物呀！』伊就把水瓶放在地上，就着約翰的手，一一的把各項物品看過，然後又對約翰說：『我想我們的公主一定是喜歡這些的，若是給伊看中了意，那麼，你必能得着很高的代價哩。』約翰隨着女郎直到公主的宮中，把所帶來的各件都給公主看了，公主很是喜愛，用手摸撫着說：『這些東西，製造得這樣的精美，我必定要一齊買下！』約翰就趁機進言說：『這些物品並不是我的，公主，我是一位富商的僕人，我隨他到這裏來，他現在仍舊在我們的船裏。——我所帶來的這幾件，真是一些也不算什麼，在我們船裏，——我主人的那裏——真是滿載着世界上最稀少最精美的好東西哩。』公主被他說得快活起來，就問他道：『那麼，何不一齊帶來給我』

看看呢？」約翰笑了一笑，然後答道：「那是辦不到的事，第一，我們的物品太多，不能夠完全拿來，第二，即便一齊都拿了來，那麼你這裏也放不下呀！」公主聽了，心更打動，想見那些美物的意念更切起來，就向約翰說：「好，既然這樣，就請你領我前去，我一定要看你們所有的貨物。」

過了不久的工夫，約翰就把那位極美的公主，領到在船裏那心神不甯的王的跟前了。王看見了伊，以爲比那金像更要美過數倍，心裏快活已極，就趕忙跑上前去，殷殷勤勤的握著公主的手，請伊走進船艙。這時約翰就命令船上的水手，一齊努力，他低低的呼道：「提起錨來，張起帆來！」那時風勢頗緊，那錦帆滿滿的受着風力，就把船吹得如同箭剛離弦般的飛駛而去。

公主到了艙裏，看見一切的佈置都很精雅華美，心裏很覺高興，並且王又把各種光耀奪目的美術品，一一的陳列起來，殷殷的款待，那種和善與愛悅的環境，竟使公主不覺得船身正在進行。伊一一的看過了各項物品，然後向

王這樣說：『這些東西實在是很好，我可以買你一些。』就站起身來告辭了。

伊走到船頭，只見船去如飛，已經在茫茫無際的大洋心中，乘風破浪，正不知要到那裏才止哩。於是心中大痛，仰面嘆道：『現在我已經墮在奸商的術中，只好一死罷了！就想向洋中跳去，那時王已經站在伊的身後，連忙緊拉着伊的雙手，向伊說：『我並不是什麼商人，我實在是一位王啊！我和你原是一樣的地位，你是公主，我是王子——但現在我却做了王了……我所以假裝做商人的模樣，遠涉重洋的來到這裏，就是因為第一次看見你那美麗的像時，因為愛極的緣故，竟致暈倒在地，我的美麗的公主呀，我實在是真心的愛你哩！』公主聽了這一番的陳說，心裏不覺溫軟了，向王看了一下，就和他一同再進艙去，伊在船中，這時胆量漸漸恢復，並且不久，伊即允許做那美貌多情而年青的王的妻了。

船仍然是向前走著，這種前進不息的水程，在他們的生活裏，是極端的愉快的。這時最滿意的就是王，因為他已經達到他的目的，得有這樣絕世的美妹做他一生的同伴，那有不心喜欲醉的呢？

一天晚間，王和公主同坐在船的舵樓上面，看着蔚藍的天色，和那滾滾不盡的大洋，兩人就喁喁的談起情話來。那時約翰彈着手琴，奏的正是歡喜的曲調。忽然從天空那邊飛來了三隻烏鴉，隨着船一面飛着，一面叫着，約翰立刻停止了他的手琴，靜靜的聽着鴉語。

「啊呀，呀呀！那邊，金屋公主已經被那王搶騙去了，他們不久就要結婚了。」……『第一個烏鴉說。

「啊呀！是啊，但是你放心罷，王是決不能夠和公主結婚的呀！」第二個烏鴉大聲的喊着。

「呀！喂，那公主不是已經和王並坐在一起了麼？」第三個烏鴉似駁斥又

似疑問的發言了。

「是的，那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烏鴉說，「那真是一件可慘的事哩，當船抵到岸時，王將去騎一匹棕色的馬，那馬立刻要騰到空中，於是王就永遠不會再看見公主的面了！」

「啊啊，那是多麼淒慘啊！但是，有什麼解救的方法麼？」第二個烏鴉關心的問着。

「自然，那是自然有解救的，若是有人在王將騎那馬的時候，立刻用手鎗把馬擊死了，那麼，王就可以搭救了呀！」第一個烏鴉說。

「但是，有什麼用處呢？」第三個烏鴉搶着說，「有誰可以知道這是解救的方法呢？即使能夠知道，又有誰去救他呢？因為只要誰把這事洩漏了，誰就得從腳到膝變成石頭了呀！」

「啊啊，請聽，請聽我，我知道的，更要多一些哩！」……………

第二個烏鴉說了，『即便是王果能逃出那馬的危險，却也還不能就和公主結婚，因為尚有第二重難關哩！因為王若是進了王宮，就必須看見一套極美麗的禮服，這套禮服，看起來如同用金銀的細絲織成功的——其實那原是硫磺焰硝等物合造成功的，只要王一着了身了，那麼，王的皮骨一霎時就要化成灰燐了呀！』

『那麼，難道就沒有挽救的方法了麼？』第三個烏鴉又這樣的問了。

『有，有，若是有誰在旁邊手上穿着極厚的手套，立刻把那衣服搶過去，丟在火爐裏燒了，那麼，王就得救了。』第一個烏鴉又低下聲音接着說，『不過，若是有誰知道了，並且說出來，就將把他自己的身體自膝到心窩變成石頭了！』

『那恐怕是真的罷，據我所曉得的，即便使他免去這焚身的禍事，却仍不能和公主結婚哩！』第三個烏鴉說得這樣的怕人，却更覺得有些吃驚似的。

『在王結婚的那天晚上，在那大的華美的跳舞廳裏，當公主快要和王跳舞的時候，一定要立刻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如同死了一般。——但若是那時沒有人用口在伊的肩上吸出三口血來，那麼，伊真要不能再回生了！不過這事誰若知道，並且若是說了出來，那麼他的身體自頭至腳必定要立刻變成石像了！』

三隻烏鴉這樣的說罷就，『啊啊呀呀』的一同飛去。約翰聽了，默然多時，他竭力的在沉思着，因為他已經浸在深憂的裏面了。他決意不把這事說了出來，免掉自己變成石像，只自己向自己默默的說：『我定須竭力拯救吾王，雖然犧牲了性命，也甘心的！』

船已經抵了岸了，那真和烏鴉所說的話一樣，岸上立着一匹棕色的馬，極其駿偉，鞍轡也極其鮮明，這正是預備給王騎的，王見了，心中大喜，不禁連連的說道：『真是好馬！真是好馬！我必定要騎牠……』王尚未曾走到那馬的

面前，約翰就迅速的掏出久經預備好了的那枝手鎗，猛然把馬擊死。這事引起同伴們極大的紛擾，大眾都向王毀謗他，——這自然是出於平日的忌妒了——異口同音的在王面前這樣說：『約翰真是怪極了！爲什麼竟擊殺了那匹駿馬，——並且這馬又是預備給王自己騎的！』王命令左右，不要再說這件事，他向左右說：『約翰是我所信托的，你們可以讓他做那他自己所要做的事，不許干涉到他！』

他們簇擁着王和公主，一齊人了王宮，王看見金的盤中爲他放下一套光彩奪目的禮服，更加愉快，就連忙上前要取來着在自己的身上，這時約翰突然的超過王前，用穿着極厚的手套的一隻手，從盤中奪去那套衣服，拋在火爐裏燒了。左右的衆人見了，都大聲的喧鬧起來，王連連的擺手，向衆人說：『你們不要響，可以儘讓他做去，因爲他能夠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他原是我的忠僕哩！』